

紹興東湖書院通藝堂記



東湖書院  
誦經堂記

陶澐宣署檢

光緒二十四年龍  
集戊戌三月刻

福州蔣紹奎鐫

紹興東湖書院通藝堂記

會稽陶濬宣撰

聖清光緒二十二年正月會稽陶濬宣治東湖書院於紹興府城東陶山之麓初十有七年分巡廣東惠潮嘉道湘鄉曾公於潮州金山建書院延濬宣主講席榜之曰通藝堂時法彝據越海變初弭而官習虛文士耽舊論上下酣嬉以爲無事濬宣以憂著通藝堂學論十二篇合事於文融經於治安述芻言冀開民智逮東事起世變益橫強鄰蠢蠢海宇皇皇王名微王道薄工窳商感農情士荒大惑不解即聳從育夫敵國外患疾在肌腠人才彫敝疾在膏肓國興於治治端於學非自強不足爲國非育才不足自強內外臣工承

廷諭歲增

東湖通藝堂記

教育所而京師大學堂未立外省乃置一二造之不廣風之不張濬宣一介士激於國恥憂食患奮不顧家思爲天下育才爲廟廊儲才積厯歲脩脯縮食損衣毀產負債獨力捐建立通藝堂分史學子學算學譯學四齋爲之條目明乎史可以治經可以宏文凡業經學史學文學者肄之格物考工法律兵農雜術皆諸子百家之流也凡業格致及西學者肄之算學亦諸子之一其學侈博且西人製器靡不由數故算學別爲一堂譯學者習歐西海東語言文字也攷西政學必譯西書而東文取徑尤便利故廣譯自東文始復築藏書樓便學生籀讀先代圖籍及近世新譯書悉蠲置焉濬宣力忝

智短。媿限一隅。然天下賢士大夫。能心濬宣之心。由州部而都會。由中原而邊陲。家自爲之塾。人自爲之學。鞞一鼓萬鈞。轉移十年以後。俗胡不變。才胡不育。國胡不强。此則濬宣之志也。顧絳氏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撫希文之憂樂。攬橫渠之胞與。其諸不可已。而所以擴此規善。此後弗能弗篤。望於賢有司之莅斯土者。二十四年正月。堂成。作文紀之。辭曰。

昔者仲尼有言。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蓋古無經名目之曰藝。期致用焉。漢志易書詩春秋禮樂。標曰六藝。列朝史志曰藝文。曰經籍。一也。自

東湖通藝堂記

二

後世尊聖言爲經。專以技術之事爲藝。儒者但高虛。嚴不求實用。經與藝始岐而爲二。而中邦學問之拘墟。人才之衰落。自此始已。說文藝種也。箋傳並訓。藝爲樹。段玉裁曰。儒者之於禮樂詩書。猶農者之樹藝也。故以六經爲六藝。史稱聖門高才。身通六藝。其所謂通。非故訓名物。高語性道已者。必周知其理所當然。又實試其事。所必然。其體各具其用。各足會而通之。由六者而推之。萬事萬物。一也。古之學者。三年通一藝。非通一藝不足治羣。藝非通羣。藝不足治一藝。後世學子。所致力非必離此六者。而安所已習。毀所未見。終以自蔽。其諸失志而妖。逐末而蠹。班氏所謂利祿之途。揚子所謂學爲禽

憤者無譏焉。即曉曉然奉一先生之言。規的號召。厥所  
依據。弗出漢宋兩家。互爭雄長。而漢學家流弊在碎義。  
宋學家流弊在搗虛。要皆無關大道。不周世用。其有屏  
兩家之習。貫漢宋之郵者。文儒無異傳。經人無異師。相  
推相盪。謂稱通儒。迺或攷之於古。而通推之。今未必通。  
著之於言。而通核之行。未必通。持之一身。而通措之天  
下。未必通。世之詬儒者。至謂天下事非儒生可屬。而儒  
生實不足屬天下事。家即六者之經。并詬之。此近百年  
來。他洲之客。所由扼其亢擣其空者也。微積元代之術。  
中外同實。而異名。穀光化電之機。西人攘中以成法。繼  
幽鑿險。旁貫支通。轉環之理。時會與焉。而藹然守古者。  
熒其聽。聘其眊。且鄙之。夷之曰。藝也。藝也。於虜。彼陟顛  
而遺本。此循本而迷顛。庸愈乎。夫知古而不知今。是爲  
迂儒之蔽。知今而不知古。是爲俗儒之陋。世變亟矣。  
國家旁求自強之術。可謂勤矣。而當代士夫。守舊者。徂  
於泥古。維新者。偏於徇今。濬宣昭昭焉。憂泥古之守隅。  
而昧方。憂徇今之獲支。而亡幹。冀得一目洞萬古。用隨  
一時之俊。與之言天下事。不可得。退而適然思。鬱然歎。  
愾然而寤。謀乃正。告天下學者曰。游藝本乎志道。致用  
原於通經。兩漢之間。儒者治經。皆以經世。若以禹貢行  
水。春秋折獄。詩三百五篇。當諫書。六經之文。無一字不  
可發於政。見於事。學者讀一書。必求一書之用。遇一名

一物必格一名一物之原究古今治亂之迹參宇宙利病之情窮事物終始之故毋畫於學成而上藝成而下之分所謂讀書貴博貴精而尤貴通焉闡經術為變法之本酌古訓為救今之方發明聖制探測微言毋守舊而非今毋說新而厭故經與治為一貫文與事為同條庶藝而道矣抑吾說更有進道寄器者也道器無異體道者器之道不可謂道之器未有弓矢無射道未有車馬無御道未有玉帛鐘鼓無禮樂道未有刀筆籌觚無書數道器成謂之藝藝成謂之道道得謂之德天下無無附麗之道即無無寓道之器道與器為變通氣與時為化裁者也羣萬不同同歸於用聖人所不知匹夫婦

東湖通藝堂記

四

知之而道之岐異百出者視地球等等之物之事實點起滅蕃變懸絕不可致詰天若一任其生之作之在其

中而無權而林林芸芸反反復復云道云理皆貫於一其效實則異其儲能則同萬物起於一點地球亦點也也西人謂桃李之中含一點所謂仁也儲能殊此始同終異之說也百材之品製成一器渾合無間此始異終同之說也動植羣物蔑不可視此類推此古今今天下震撼於域外之觀若冰炭若水火若秦越之背馳不知通貫合并之理反儲於積不相能之間中邦學問燬於秦隘於漢蔽於宋支離穿鑿於今民智未開大道晦絕二千餘歲矣其晦焉其絕焉晦於同絕於同今且自異我者而裸之而發之至拙出至巧至

稷山文集之四

陳出至新。至庸出至奇。如陰陽之相生。如水火之相濟。異者同之。莛背馳者合轍之軌也。東西二人各自背馳。不已至極外自合。此背而合之證。二冷相遭。或成涸熱。二清相雜。忽見濁泥。此同而異之證。夫因函就簡。顯已守殘。止境也。對鏡而明。相礪而善。進境也。性情心術。萬古不變者也。學問知識。萬變無害者也。物之競者求精。愈競則愈精。今天下之不幸。實天下之至幸也。是非負燭遐慮。識時巨子。惡足語此哉。蓋中西學術之不同。尤犖犖大者。中曰尊古。西曰掩古。一事一言。必述古昔。不敢鑿空等而上之。由宋而唐。而漢而周。秦尚矣。西人則否。後出之學。必突蓋曩哲。掃滌空之。故英自威里士。格

東湖通藝堂記

五

蘭特。斯賓塞爾。達爾文。赫胥黎。法自古維爾。蘭麻克。爵弗來。德自方拔。萬俾爾。美自主。列氏。言天學。言生理。言天演。諸書出。一時宗尚。舊籍屏廢。按荀卿斥墨宋。詆慎田譏惠鄧。而罪子思孟。子韓非。賤儒墨。稱五蠹。盡攘當世。政治家。它若申商。鬼谷之流。皆奄闕舊籍。成一家言。周秦諸子。掩古之學。與西人同。愚故謂西學出於諸子。詳下子學堂記。西人矜新以壓故。中人摹故以爲新。然尊與掩背而合者焉。異而同者焉。無故不能生新。無新不能拓故。譬之五穀之種。新穎出則舊質無用。然謂舊質脫棄則可。謂新穎非本之舊質則不可。希臘拉丁之制度文章。迄今西人多誦習。以爲博雅。足徵西人亦知尊古也。采西意行中法。采西法。行中意。晝夜異候而成日。寒暑不同功而成歲。此濬宣通藝之意也。亘古今。通萬變。窮天窮地。窮人窮物。易曰。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安得天下億萬學。

稷山文集之四

子如夢覺痿起忽生動力大地流轉熱鎔冰遷所謂靜極而動翕極而闢之際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分齋講肄揭糴於左

古之經史焉耳章實齋曰六經皆史也

書記言之史也春秋記事之史也

也詩史所采於民與士大夫而編之什帛者也禮一代之律令藏之故府者也易卜筮之史爲先王之政典也龔定盦曰六經者周史之大宗蓋古者學士之典籍不外官師之所守史之外無有文字也周之東官失人人失職史不亡而亡原一流百書又百流諸子蠶出各守所聞將以措之當世其言或詒於史或不詒於史而無畀史亡史統替孔統修七十子之徒名之爲經不殊於史亦不尊於史漢興懲敝亡秦表章六藝置師弟子開利祿之門末流寢失昧於古原號爲治經則道尊號爲學史則道詘後之志藝文者離一爲四存史之名失史之本矣有一代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人之史諸子者一人之史也文集者後世文人各私撰著又諸子之變而爲一人之史之後起者也四部之書皆起於史天下之學莫大於史自史學衰而學者家離政教典章憑虛爲文字文字日繁不勝卒讀實無當國家民生之用傳曰禮時爲大誦先聖遺言不達時王制度是以文爲玩焉凡不關政教典章不切人倫日用者其書可不讀其文可不作史學明而天下無無用之學無用之文矣夫文以載道道法不二卿士大夫論其道府史守其法非

府史所守之外。別有道焉。道隱而難知。士夫之學問文章。未必備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之職掌。爲國家制度所存。亦歷代因革損益之實迹也。理鏡而益明。強鄰之偏處。實吾政教學問之師資也。夫子述六經。皆取先王政典。未嘗離事而著理。問禮問官。學於本朝掌故。道不可空銓。文不可空著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爲著作。而文爲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焉。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爲分途。此論自章氏首發之。予謂明代荒經學而喜述國聞。爲知今而不知古。然其文獻可徵。昭代窮經學而罕談國事。爲知古而不知今。恐於掌故多闕。况直此五洲交

錯。其立國行政之大。尤宜參攷鉤稽。以資互鏡。人無志於學。無志於天下。則已。不然。必學爲實事。文無空言。有體有用。達古達今。迺爲真史學。迺爲真經學。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時務而言經術。學雖極精。博無當實用。取譏卮言。嗚呼。是亦愈於不學矣。吾立斯堂。凡爲史學者。讀歷朝史書之外。首稽本朝之掌故。知人論世。必深明古今得喪之迹。沿革之由。與時務變遷之故。更推究郡國利病之情。詳察方輿險要之勢。精求水陸兵制之書。攷律法之增損。條章奏之異同。核國用之盈虛。權食貨之通滯。校工藝之進退。稽萬國之史窾。彙五洲之報冊。分而究之。比而衡之。以觀其變。以會其通。

則一代之史學一代之政教民物繫之不特上可以通經下可以宏文已

右記史學齋

算學藝術鹽鐵兵家法家農家醫家者流皆諸子支別也。惲子居曰：六藝化諸子，諸子者，顯門名家之學，各以職掌號徒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其學派實出於六經。竝欲與六經爭雄長，以傳其教。今之西學，周秦諸子多能道之，而老墨爲兩大宗。司馬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皆原於道德之意。蓋老子薄仁義，蔑禮制，於父子兄弟相愛之閒，君臣上下相維繫之際，漠如焉。其流萃極於一任法而齊萬物。西人

東湖通藝堂記

八

名學家公法家實祖申韓，然其法律詳而必行，其武備修而不輕言戰，真得喻老解老矣。則老爲西學之體也。墨子剏機事，備攻突，削鵲能飛，巧輓拙爲奇技，獨絕它。若鑠金腐水，離木同重，均髮均縣，臨鑑立景，實化重光。電之祖，則墨爲西學之用也。而墨尤其原所自出。其謂人人有自主權利，大事必舉國會議，敘賢以公選，則墨之尚同也。其人好施樂善，謂愛汝鄰如己，醫院義塾，林立，學問相長，工巧相示，則墨之兼愛也。其俗壇牲宰血，獨尊上帝，奈山十誠，首保靈魂，則墨之尊天明鬼也。其學士文人最重天演學。英人赫胥黎撰天演論，其論以天演爲體，而用有二：曰物競，曰天擇。物競者，物爭自存也；以一物與物爭，或存或亡，而其效則歸於天擇。天擇者，物爭焉，而獨存則其存也。

必有所存必其所得於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與其  
其所遺值之時與地及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謀相劑  
者始獨免於亡而足以自立若為天擇言性理言天學言  
所獨厚而擇焉以存者是之謂天擇言性理言天學言  
名數質力言因果則儒釋之交糅九流之雜家也漢以  
降子學衰而天下人才亦衰諸子之學衰於漢其書家多佚不傳或廢清  
談或耗辭章或蔽理學或囿帖括溺攷據託體甚尊為  
學其博勞精窮年互張門戶羣相激盪遞為風氣要皆  
無益於世用夫諸子百家言多不合儒者儒家起而屏  
之千有餘歲屏之久而失所致力家自蔽其智慧才能  
競溺於無關聖教不周世用之制藝以至浸成一積弱  
不振之世界嗚呼是皆子學之衰之所由來也今格致  
製造船政武備律法農工商務醫學自京師逮行省各  
大吏奉

天子命紛紛設局設學堂事必以西學為祖嚮使秦漢  
以降諸子百家之學不絕各子其子各家其家竭吾中  
邦二千年來數百兆人之智力顯而精之擴而化之以  
發於政以施於事與藝未有不遠軼西人者夫表六藝  
黜百家原始於漢表六藝而流極帖括黜百家而錮盡  
聰明其種毒之甚則非漢君臣所及億計也今以自童  
至老號為讀書實一無所知之人而驟語西人極新極  
奇之事非屏之為異端為行怪即崇之為絕學為聖人  
屏諸子障也屏西學亦障也崇奉泰過而昧所由來甚  
或自例於野蠻譽人以文明尤障之障也中庸曰萬物

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儒亦諸子之一焉主六經融萬變各究其顛力獨至之處而務歸於有用庶豁千歲之蒙貫五洲之所有矣六經者諸子之祖也漢志所謂九家者皆六經支流餘裔也諸子者西政西學之祖也而或者曰西人政學原出羅馬藝學原本希臘四海各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東西雖遼絕不謀而符必謂盡祖中土未必然矣夫疇人子弟散在夷狄老子出關西行開化疆援比坻之說原不足以厭人唯綜西學之巨綱精諦老墨實能言之即西學不盡出於子而諸子實濬西學之原發其理規其制確確可證惜我棄之而人取之耳其設官仿乎周禮行政類乎管子格致製造之

東湖通藝堂記

十

學墨子經上下篇外若亢倉有蛻地蛻水之論關尹有擊石生光電緣氣生之說淮南有元砥生瀕陰陽激電鍊火鍊水之術已引電學之端張衡作候風地動之儀諸葛翔木牛流馬之製皆機器之朕兆也至史家方伎之傳子部載術引當孟子時天下言半歸於墨教衍為七之類不勝僂引蔓衍於天下其西入源流雖不可攷而泰西之賢智推行其說至於今日地球萬國行墨之道者十居八七距之關之於二千餘歲之前而駸駸淫淫有東來之勢亦大運之相轉環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禮失而求諸野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況九流者劉向所謂文章可觀義理可法合於六經之義不猶愈於野與夷乎今欲求變法之效於西不可昧大原之出於子

右記子學齋

按周秦諸子雖未必為西學所自出而實為中學各派所自出猶泰西學術必溯原於希臘七賢也

稷山文集之四

算學自明而絕其絕焉不絕於明而絕於宋不絕於宋而絕於暴秦之焚圖籍逮宋僅有存者漢世尊經而抑緯或肄業及之京費以之言占驗揚子以之作太元窮深極遠剝落淺近其求於難求之數不求於有憑之象者圖籍亡也北宋大儒不講算學弗尚茲理輒以術數目之其謂天元爲術家言者根柢乎理學也孰知其微不至於絕不止有明徐文定幾何一書當時詆訾者衆曰後此百年必人習之必以爲習之晚而謂余先識其太息痛恨於意言之表者其學絕也泰西論公法必舉幾何爲證而幾何原本文定僅譯前六卷李氏善蘭乃續成之其第十卷之理至深探幽測奧多挾西士未發

東湖通藝堂記

十一

之秘偉烈亞力云它日求此書善本當反索之中國矣幾何原本言理而不言數而一切算數仍不能出其範圍洵人必讀之書近時形學備旨櫛幾何之要義而證之以算式尤覺顯明易入戴煦撰求表捷術曾紀鴻撰圓率攷真西人悉譯以去足徵彼土推重中學而中學之絕而不絕者天啟之也我聖祖以大公無外之心用湯若望南懷仁爲臺官使定時憲經生之兼治數學者旁采西洋之巧思融入中法之精微惜其時西人執術未極掣精不足以資博采百年以來孟晉日盛羣震爲西儒絕學而原厥所祖不出吾書凡見大戴禮管子孫武子淮南抱朴及史家天文方伎執術之類僕不勝引而墨子經上下篇著比例測

量尤備。故彼國談算學者，譯稱借根方為東來法也。若秦氏之數書九章，朱氏之四元玉鑑，李氏之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實為中法三大名家。國朝梅氏文鼎、羅氏士林、李氏銳、項氏名達，皆專門名家。而李氏善蘭尤絕精到之詣。學者必兼採博采，貫中西之妙，以收古人未盡之功。而復暴秦未焚圖籍之舊，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學算必從數學入學者，但學加減乘除及開平立二正方，即可學中法之天元。西法之代數及三角八綫諸法，以漸至於微分積分。習學之法有三：曰珠，曰籌，曰筆。珠算用最捷，亦最易，誤籌算便於乘除而不能施於加減筆算詳列算式，雖費功夫，然習練既熟，得數亦易，且珠籌仍須筆記也。故學者當以熟習筆算為主。夫李氏天元，朱氏四元，秦氏大衍，其法盛於元。

東湖通藝堂記

三

晦於明。至乾嘉時，羅李諸子始闡明之。然大衍為中歷七十餘家演元之用，授時截元寢廢已久。近用代數更便於四元，其實西法借根即中法天元。西法代數即中法四元，而天元密於借根代數，捷於四元。故近時尚代數而略天元，不知開平方則代數易於天元，開立方三乘方則代數借徑八綫，初學未易遽明焉。不若天元商步進退尚易悟入。故天元開方斷不能廢。開正方法易開，難方難羅氏先習之，以備演草之用。至八綫平弧三角為測地步天之階梯，而測量尤為航海行軍所必需。代數中八綫弧背互求，真數對數互求，及一切曲綫艱深難馭諸題，以微積術入之，不覺化為簡易。凡精通代數者，必竟其功。

稷山文集之四

於微積也。故學算以開方爲入門。以微積爲止境。而其  
事必資少年。至化重光電諸學。皆以算爲先導。而重學  
爲製造之根本。學者既通算理。尤宜致力重學。以期實  
用。重學分動靜二支。靜重學以力質速三者爲率。言其暫  
造之事皆取之動。動重學以力質速三者爲率。言其暫  
如礮彈之行。拋物綫之推。其久如月繞地。諸行星繞日之  
成橢圓綫。而二學之要理有二。曰分力。并力。曰公重心。  
而中國近譯西學諸籍。皆彼中二十年前之書。雖有善  
本。已成陳言。惟算學一門。西法無更新於微積者。當時  
筆授諸人。又皆深於此學。不讓彼中人士。故譯書中以  
算學爲最精。吾故曰。算學之絕而不絕者。天啟之也。算  
亦諸子之一焉。別爲專家之學。立算學齋。

右記算學齋

東湖通藝堂記

三

譯學二別。曰政界之事。曰學界之事。周之時。有夷蠻戎  
狄之號。即有象寄譯鞅之學。以任象胥掌客舌人之官。  
周知萬國之政俗。此政界之事也。孔子問官。郊子求百  
二十國寶書。言天子失官。守在四夷。亦足一書。或云託  
始周孔。有釋言一篇。論語亦記雅言。雅者夏也。而揚雄  
錄別國方言。朱輔譯西南夷樂歌于謹。兼通數國語言。  
文字。此學界之事也。政界之事。自漢以來。如南北朝。如  
宋遼金元。其尤著者。我朝開國。即有俄羅斯之約。  
聖祖仁皇帝萬幾之暇。日以二小時。就西士習拉體諾  
文。其時邊患未形。邦交未亟。重之也。若是道咸以後。海  
口通商。交涉頻繁。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董其事。迭

簡使臣以駐於各國而設同文館於京師以儲譯材蓋前代外交極不平等有島夷索虜之詆有金幣稱謂之爭一以爲夷狄一以爲藩屬外信內虞不能持久至於今日公法大明苟其保自主之權申善鄰之誼國無大小號曰對等交涉上文野之程度即爲其國安危之關係而我國職外交者或通語言而昧政策或昧政策而絀語言蚤蟻相依事多隔闕此譯學所以亟也學界之事託始漢季佛教西來高僧古德比肩接踵綴文之士靡然向風譯著經論精微富有隋志有國語雜文鮮卑號令婆羅門書扶南胡書而音義名義集諸書亦復類若畫一用能沾丐亦世流布東鄰孔孟遺書哲學一科

東湖通藝堂記

古

亦因是而發達宋明諸儒雖力諱自來生木食木而蹤迹彰著不可掩也自是以外概乎未聞有明之季歐洲宗教流入中國而挾測算之術以俱來洎乎我朝遂被簡錄著之令甲自魏源譯海國圖志馮煥光擬設上海方言館譯西書數十種爲中國知西政西學之始近數十年製造局同文館及廣學會譯印圖書日盛而彼國理科法科及歷史之書稍稍傳布近五六年侯官嚴氏譯述西儒赫胥黎斯賓塞爾諸家之言而哲學亦見端倪矣於時日本以同種同文之說強聒於我國而和文漢讀之法適爲我國學者之所知於是理哲學各書博購廣譯國人思想亦非復向者骨董製造兩派之

舊矣然而通國士流能讀和文書者尚百不得一能讀西文書者更千不得一且歐美各國傳教於我者皆學我國語日本近布佛教於各國亦各以其國語譯之我以孔教立國近有議設尊孔教會布教於域外者以宗教爲學界之附庸不尤重譯學乎穆勒約翰曰欲究一國之語言文字而見其理極非諳曉數國之語言文字者不能唯是各國書藏汗牛充棟甲部乙部已不易分而彼中通人詳新畧故孰優孰絀何去何從况中西名物不同有此無而彼有者有名同而實異者附會失真豈茲擬議地名人名互見互殊更淆觀聽莫辨是非此譯例之難也且東西顯門之學必通顯門之學之人始

東湖通藝堂記

十五

能繙譯而其中又有淺深之別即東西學人精通華文者亦屬無多筆舌互傳削增任意必求精通華文者則又恐淺於西學此譯材之難也近年各省學堂多延西人爲教習而師生語言不通通其郵於繙譯譯者謏陋或習其語而不能通其學傳達失真毫釐千里况一西人之學能有幾何一西師之費已成巨款此延洋師之難也我國學者類習英語近則日語漸盛其他國語精者尠矣要而論之政界之事既與各國交通非分習各國語不可學界之事今世論者僉曰譯西書不如譯東書故皆以和文爲捷徑然日本人所譯西文書未爲完備近又在印權同盟之列譯本漸少故彼國治顯門學

稷山文集之四